原善緒言

原註起筆如亥之有核

原註頓轉折脫卸于排序

原善上

休寧戴震撰

余始爲原善之書三章懼學者或未能曉達其辭稱也復援據經言疏通証明之而以三章者分爲建首次成上中下卷比類合義燦然端委畢著矣天人之道經之大訓萃焉以今之去古聖哲既遠治經之士莫能綜貫習所見聞積非成是余言恐未足以振玆墜緒也藏之家塾以待能者發之

善曰仁曰禮曰義斯三者天下之大衡也上之見乎天道是謂順實之昭爲明德是謂信循之而得其分理是謂常道言乎化之不已也德言乎不可渝也理言乎其詳緻也善言乎知常體信達順

省此句筆法

中此先發已前法所謂然氣于骨者也

也性言乎本天地之化分而爲品物者也限於所分曰命成其氣類曰性各如其性以有形質而秀發於心徵於貌聲色曰材資以養者存乎事節於內者存乎能事能殊致存乎材材以類別存乎性有血氣斯有心知天下之能事於是乎出君子是以知人道之全於性也呈其自然之符可以知始極於神明之德可以知終由心知底於神明以言乎事則天下歸之仁以言乎能則天下歸之先成德則不智名其無妄謂之誠名其不渝謂之信言乎順之謂道言乎信之渝故莫信乎德謂德行於人倫庶物之謂道侔於天地化育之謂誠如聽於所制者然之謂命是故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條理者化之流動而輸

原註　既剔舉所木遂為之旁通譬喻隨手拈來不欲膠在一偏又從精義左衵闡明

原註　前半用借綜法一一舉出後半用次第法層層透發其所以然

者立天下之博靜而藏者立天下之約博者其生約者其息生者（止也）（生也）動而時出息者靜而自正（舉顯以見微）并木之株葉華實謂之生果實之白（果核中仁）全（日白）其生之性謂之息（因而遂服之）君子之於問學也如生存其心湛然（安頓）合天地之心如息人道舉配乎生性配乎息生則有息（收到天地之化）息則有生天地所以成化也生生者仁乎生生而條理者禮與義乎何謂禮條理之秩然有序其著也何謂義條理之截然不可亂其著也得乎生生者謂之仁得乎條理者謂之智至仁必易大智必簡仁智而道義出於斯矣是故生生者仁條理者禮斷決者義藏主者智仁智中和曰聖人聖合天是謂無妄無妄之於百物生生至貴者仁仁得則

前半錯綜內有次第後半次第內有錯綜

原註 陰陽五行鬼神任舉其一而三者即該洪範百五行與易言一陰一陽俱是從天道說下

原註 以生生條理總天道之全又以

父子親禮得則親疏上下之分盡義得則百事並藏於智則天地萬物爲量歸於无妄則聖人之事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下者成形質以往者也形而上者陰陽鬼神胥是也體物者也故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洪範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五行之成形質者則器也其體物者道也五行陰陽物得之而成性者也

與前相証合一

綴此句爲後論性之綱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陰一陽蓋言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一陰一陽其生生乎其生而條理乎以是

順字舉其歸以仁禮義括善之全又以常字盡其蘊

原註以事能括性之全又以德字盡其精即就事能上見其本與天地合德

見天地之順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生生仁也未有生生而不條理者條理之秩然禮至著也條理之截然義至著也以是見天地之常三者咸得天下之至善也人物之常也故曰繼之者善也言乎人物之生其善則與天地繼承不隔者也有天地然後有人物有人物於是有人物之性人與物同有欲欲也者性之事也人與物同有覺覺也者性之能也事能無有失則協於天地之德協於天地之德理至正也理也者性之德也言乎自然之謂順言乎必然之謂常言乎本然之謂德天下之道盡於順天下之教一於常天下之性同之於德性之事配五行陰陽性之能配鬼神性之德

原註 性之德配天地之德德即是善之實但善可泛言性不可泛稱耳

配天地之德人與物同有欲而得之以生也各殊人與物同有覺而喻大者大喻小者小也各殊人與物之中正同協於天地之德而存其得之以生存乎喻大喻小之明昧也各殊此之謂本五行陰陽以成性故曰成之者性也善言乎天下之大共也性言乎成於人人之舉凡自爲性其本也所謂善無他焉天地之化性之事能可以知善矣君子之教也以天下之大共正人之所自爲性之事能合之則中正違之則邪僻以天地之常俾人咸知由其常也明乎天地之順者可與語道察乎天地之常者可與語善通乎天地之德者可與語性

記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凡有血氣心知於是乎有欲性之徵於欲聲色臭味而愛畏分既有欲矣於是乎有情性之徵於情喜怒哀樂而舒慘分既有欲有情矣於是乎有巧與智性之徵於巧智美醜是非而好惡分生養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舉矣盡美醜之極致存乎巧者也百工之技由斯而出盡是非之極致存乎智者也賢聖之德由斯而備二者亦自然之符精之以底於必然天下之能舉矣記又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

原註 若謂由理有天之性由氣質有血氣心知之性則失之二本矣原善之書爲此而作

原註 縣上知下愚可知是

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之得於天也一本既曰血氣心知之性又曰天之性何也血氣心知主乎材自天言之全乎善非二本然也所謂天之性無改乎血氣心知也是故血氣者天地之化心知者天地之神自然者天地之順必然者天地之常

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五行陰陽之成性也中正無邪本也由是而事能莫非道義無他焉不失其中正而已矣民不知所以存之故君子之道鮮矣

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知與下愚不移人與物成性至

專論人之性與成之者性也大共言之不同孟子一書亦是專論人之性善

原註 仁義禮以道所由出言則屬性以修道所取準言則謂之善大學在止於至善是也

殊大共言之者也人之性相近習然後相遠大別言之也凡同類者舉相似也惟上知與下愚明闇之生而相違不困於習然曰上知曰下愚亦從乎不移是以命之也不移者非不可移也故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君子慎習而貴學

中庸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仁義禮天德也性也由仁而親親由義而尊賢由禮而生殺與等凡親親尊賢之屬道也仁至則親親之道得義至則尊賢之道得禮至則於有殺有等各止其

分而靡不得修身以道道出於身也修道以仁三者至夫然後道得也

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也者以言乎乾道生生也仁也簡也者以言乎坤道條理也智也仁者無私無私則猜疑悉泯故易知易知則有親有親則可久可久則賢人之德非仁而能若是乎智者不鑿不鑿則行所無事故易從易從則有功有功則可大可大則賢人之業非智而能若是乎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於仁無不盡也於禮義無不盡也

原註空形而無生者及有生而無知者及有知而微者而人爲最盛非若物之圖於形氣

原註煩煩衆也魂魂愛也襲謂相同僢謂相反

原註其畏稱物之爲害者

原善中

物之離於生者形存而氣與天地隔也卉木之生接時能芒達已矣飛走蠕動之儔有覺以懷其生矣人之神明出於心中正無邪天道二語爲後其明德與天地合矣由天道以有人物五行陰陽生殺異用情變五其根已下備舉人物之氣類所謂成之者性也十六字殊致是故人物生生本五行陰陽徵爲形色其得之也偏全厚薄分焉是所以成氣類二語分焉八字又分勝負襍糅能否精觕清濁昏明煩煩魂魂氣衍類滋廣博襲僢閎焉是既成氣類之殺應天道併及氣類鉅瑣微形以是形色以是色性以是性咸分於道以順則煦以治之利害相克是神明之盛是天以逆則毒性至不同各呈乎材人之材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德之侵是形之正是氣之和平全德從生而官器利用以馭横生去其畏不暴其使智足以知飛

其使謂任使者

原註堅固也又直也

原註霽說文雨止雲罷貌

走蠕動之性以馴以豢知卉木之性良農任以時刈良醫任以處方聖人治天下之民莫不育於仁莫不條貫於禮與義是故氣不與天地隔者生道不與天地隔者聖形強者堅氣強者力神強者巧知德者智氣之失暴神之失蠱惑於德愚是故一人之身形得其養不若氣得其養氣得其養不若神得其養君子理順心泰霽然性得其養人有天德之知有耳目百體之欲皆生而見乎材者也天也是故謂之性耳知聲也目知色也鼻知臭也口知味也與夫天德之根於心也成性然也天德之知人之秉節於內以與天地化育倂者也耳目百體之欲所受中而不可踰也是故義配明

筆法變

原註鬱悠方言思也方怳怩懇跙也楚郢湘江之間謂之怳惚或謂之感吝

原註曾子曰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春秋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十六字分

象天欲配幽象地五聲五色五臭五味天地之正也喜怒哀樂愛寫隱感念慍慄怨憤恐悸慮歎飲食男女鬱悠慼吝慘舒好惡之情三句三變合寫背天命是故謂之道天地之化效其能曰鬼神其生生也物其用效者也曰魂魄魂以明而從天魄以幽而從地魂官乎動魄官乎靜精能之至也官乎動者其用也施官乎靜者其用也受天之道施地之道受施故徧物也受故不有也魄之謂靈魂之謂神靈也者明聰神也者睿聖明聰睿聖天德矣心之精爽以知知明聰睿聖則神明一於中正事至而心應之者胥事至而以道義應天德之知也收歸起處明德與天地合矣何拈出歸宿作結是故人也者天地至盛之徵也惟聖人然後盡其盛天地之德可

原註
易明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後人不解道字因不解分於道之云而中庸命字失其所

以一言盡也仁而已矣人之心其亦可以一言盡也仁而已矣耳目百體之欲喻于心不可以是謂心之所喻也心之所喻則已也心之仁耳目百體莫不喻則自心至於耳目百體皆仁也心得其常於其有覺君子以觀仁焉耳目百體得其順於其有欲君子以觀仁焉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莫非天道也其曰天命何也記有之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言分於五行陰陽也天道五行陰陽而已矣分而有之以成性由其所分形於一是爲命曲惟人得之也全曲與全之數限於生初人雖得乎全其間則有

指遂潤人之性於犬牛至率性之謂道道字又失其塞概以理字加之故修字不可通中庸兩言修道後乃與修身並舉前後本一義晉讀書者比例亦可明

明闇厚薄與夫情好別於五行陰陽之不可齊者亦往往形於一曲而其曲可全此人性之與物異也言乎其分於道故曰天命之謂性耳目百體之欲求其故本天道以成性者也人之生道所不（後人遺此層）可無也仁之生萬物禮之定萬品義之正萬類求其故天地之德也人道所由立也咸出於性故曰率性之謂道五行陰陽者天地之事能也是以人之事能與天地之德協事與天地之德協而其（所以道之出乎身必待乎修）見於動也亦易與天地之德違則遂已之欲傷於仁而為之從已之欲傷於禮義而為之能與天地之德協而其有所倚而動也亦易遠於天地之德則以為仁害禮義而有不覺以為禮義害仁而

原註

此章主孟子以論斷古今言性之失

原註

孔子于易曰成之者性也是大共言之論辭中及孟子皆尊主人之性足

有不覺皆道之出乎身失其中正也君子知其然修而明之使天下之欲一於仁一於禮義使仁必無憾於禮義禮義必無憾於仁

修之功謹若無遺使人可從事又日日不可失

故曰修道之謂教

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

先揭明孟子所以立言之指

當孟子時天下不知禮義之爲性害道之言紛出以亂先王之法是以孟子起而明之人物之生類至殊也類也者性之大別也

立此句爲綱

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詰告子生之謂性則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蓋孟子道性善非言性於同也人之性相近習善也明理義之

大別言之人與人類同則性相似相近人與物類各殊則性殊孟子道性善其所以善也就人之氣質斷之後世以性屬之理以理爲如一物然而分理氣爲二本謂天命之性墮於氣質之

爲性所以正不知理義之爲性者也是故理義性也由孟子而後求其說而不得則舉性之名而曰理義也是又不可古人言性不離乎材質而不遺理義耳耳之於聲也天下之聲耳若其符節也目之於色也天下之色目若其符節也鼻之於臭也天下之臭鼻若其符節也口之於味也天下之味口若其符節也耳目鼻口之官接於物而心通其則心之於理義也天下之理義心若其符節也是皆不可謂之外也性也耳能辨天下之聲目能辨天下之色鼻能辨天下之臭口能辨天下之味心能通天下之理義人之材質得於天若是其全也孟子曰非天之降材爾殊曰乃若其情則

印又謂人物同得此理于天反致疑於孟子所言人之與於禽獸及犬牛之性各與處荀子就人之氣質斷其惡後世以氣質不得正言性而名之曰氣質之性足爲理義之害然則後世之

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惟不離材質以爲言始確然可以斷人之性善人本五行陰陽以成性形色其表也故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之於聖人也其材非如物之與人異物不足以知天地之中正是故無節於（辨別人與物之所以異）內各遂其自然斯已矣人有天德之知能踐乎中正其自然則協天地之順其必然則協天地之常莫非自然也物之自然不足語（此所謂節於內者）於此孟子道性善察乎人之材質所自然有節於內之謂善也告子謂性無善無不善不辨人之大遠夫物槩之以自然也告子所謂無善無不善也者（指出告子宗指）靜而自然其神冲虛以是爲至道及其動而

說是合於荀子而改其稱似推崇孟子而失其指也

原註是孟子告子言性不同處冕按

原註是荀子告子之學定案

之善之不善咸目爲失於至道故其言曰生之謂性及孟子詰之非豁然於孟子之言而後語塞也亦弱於人與物之靈蠢殊絕犬牛類又相絕遂不得湯以爲同耳遺理義而主材質荀子告子是也荀子以血氣心知之性必教之理義逆而變之故謂性惡而進其勸學修身之說告子以上焉者無欲而靜全其無善無不善是爲至矣下焉者理義以梏之使不爲不善荀子二理義於性之事能儒者之末聞道也告子貴性而外理義異說之害道者也凡遠乎易論語孟子之書者性之說大致有三以耳目百體之欲爲說謂理義從而治之者也以心之有覺爲說謂其神獨先沖虛自然

乃總舉異說而辨正之

理欲皆後也以理爲説謂有欲有覺人之私也三者之於性也非其所去貴其所取彼自貴其神以爲先形而立者是不見於精氣爲物秀發乎神也惡斂束於理義是不見於理義者本然之德去其本然而苟語自然也以欲爲亂其靜者不見於性之欲其本然中正動靜胥得神自寧也自孟子時以欲爲説以覺爲説紛如矣孟子正其外理義而已矣心得其常耳目百體得其順中正無邪如是之謂理義自心至於耳目百體形氣本於天故其爲德也類專以性屬之理而謂壞於形氣是不見於理之所由名也以有欲有覺爲私者荀子之所謂性惡在是也是見於失其中正之爲私

原註　莊老告子及釋氏同一宗指

原註　後一説似異於荀子

而異同似同於孟子而究異故舉荀子証之下復援孟子以正其誤讀古人書貴能辨別疑似也

原註不謂者猶云不藉口耳後人誤作不謂之

不見於得其中正且以驗形氣本於天備五行陰陽之全德非私也孟子之所謂性善也人之材質良其本然之德違焉然後不善孟子謂之放其良心謂之失其本心雖放失之餘形氣本於天備五行陰陽之全德者如物之幾死猶可以復蘇故孟子曰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以好惡見於氣之少息猶然是以君子不罪其形氣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

三字讀故以此爲不得正言曰性而別立名目曰氣質之性

原註 比猶言比時比物之比後人失其解妄改作此又孟子嘗願比死者一洒之曰比化

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存乎材質所自爲謂之性如或限之謂之命存乎材質所自爲也者性則固性也有命焉君子不以性而求逞其欲也如或限之也者命則固命也有性焉君子不以命而自委棄也

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比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人之材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其見於思乎誠至矣思誠則立乎其大者矣耳目之官不思物之未交冲虛自然斯已矣心之官異是人皆有天德之知根於心自誠

者無使土視膚比字語辭並同注皆失之

原註聖賢之學未有教人寂靜者正爲動處易

明也思中正而達天德則不蔽不蔽則莫能引之以入於邪自明誠也耳之能聽也目之能視也鼻之能臭也口之知味也物至而迎而受之者也心之精爽馴而至於神明也所以主乎耳目百體者也聲之得於耳也色之得於目也臭之得於鼻也味之得於口也耳目百體之欲不得則失其養所謂養其小者也理義之得於心也耳目百體之欲之所受裁也不得則失其養所謂養其大者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雖犬之性牛之性當其氣無乖亂莫不沖虛自然也動則蔽而罔罔以行人不求其心不蔽於是惡外物之惑已而彊禦之可謂之所以異乎是以老聃莊周之言尙

差失故言靜時亦因動而及之使此心不放其心入於邪無幾動應之心不擾亂異說大抵強樂外物以無欲而靜守其自然為宗

無欲君子尙無蔽尙無欲者主靜以為至君子動靜一於仁人有欲易失之盈盈斯悖乎天德之中正矣心達天德秉中正欲勿失之盈以奪之故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禹之行水也使水由地中行君子之於欲也使一於道義治水者徒恃防遏將塞於東而逆行於西其甚也決防四出汜濫不可救自治治人徒恃遏禦其欲亦然能苟焉以求靜而欲之翦抑竄絕君子不取也君子一於道義使人勿悖於道義如斯而已矣

原註
前兩篇明天人合一之道此篇與學問之大全起一段以人之失大抵不出於私與蔽二者因將學小人之情狀君子之過備一一指其所失之與於以修身慎行論斷

原善下

人之不盡其材患二一曰私曰蔽私也者生於其心爲溺發於政爲黨成於行爲慝見於事爲悖爲欺其究爲私己蔽也者其生於心也爲惑發於政爲偏成於行爲繆見於事爲鑿爲愚其究爲蔽之以己鑿者其失誣愚者其失爲固誣而罔省施之事亦爲固悖者在事爲寇虐在心爲不畏天明欺者在事爲詭隨在心爲無良私之在下愚也爲自暴蔽之在下愚也爲自棄自暴自棄夫然後難與言善是以卒之爲不善非材之罪也去私莫如强恕解蔽莫如學（雙承上文立兩綱）得所主莫大乎忠信得所止莫大乎明善是故謂之天德者三（再提括全書大）

古今無幾徵不灼然矣去字主字尋往持身解字止字則在學問

曰仁曰禮曰義至善之目也行之所節中也其於人倫庶物主一則兼乎三一或闕焉非至善也謂之達德者三曰知曰仁曰勇所以力於德行者三曰忠曰信曰恕竭所能之謂忠履所明之謂信（已下專論忠信恕是去私之實功）平所施之謂恕忠則可進之以仁信則可進之以義恕則可進之以禮仁者德之本體萬物而天下共親其忠義者人事之宜裁萬（仁義禮屬明善內事然手帶講使交互發明）類而天下共睹其信禮者天則之所止行於人倫庶物分無不盡而天下共安其恕忠恕則不私而近於仁忠信則不欺而近於誠忠近於易恕近於簡信以不欺近於易信以不渝近於簡忠不欺於心近於仁信不渝於事近乎知恕以推行近乎仁恕以度物近

原註 此段專主解蔽則仁義禮爲主善之目及其骨而論說已骨見前後內

乎知斯三者所以成德行近乎勇不惑於心不疑於行夫然後樂 著此三語以見忠信恕之必進以學

循理樂循理者不蔽不私者也得夫生生者仁反是而害於仁之 仍用雙收 又雙行而下

謂私得乎條理者知隔於是而病知之謂蔽巧與鑿以爲知者謂 已下將論解蔽之宜

功

施諸行不繆矣是以道不行善人者不踐迹謂見於仁厚忠信爲 具備喻也

旣知矣是以道不明故君子克己之爲貴也獨而不咸之謂己以

己蔽之者隔於善隔於善隔於天下矣無隔於善者仁至義盡知 可想天下歸仁之效

天是故一物有其條理一行有其至當徵之古訓協於時中充然 數語盡大學格物致知之功

明諸心而後得所止君子獨居思仁公言義動應止禮達禮義

無弗精也精義仁無弗至也至仁盡倫聖人也易簡至善聖人所

原註
因動之易
差繆而其
功推而及
諸未動

欲與天下百世同之也
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
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
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睹聞者身之接乎事物也言動者以應事物
也道出於身其孰能離之雖事物未至放其心而入於邪者胥失
道也中正無邪道之則也事至而動往往失其中正而可不慎於
疏乎
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詩云潛雖伏矣
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

原注 因動而顯者之莫可掩故其功愼於動之端不使私意萌動

人之所不見乎獨也者方存乎志未著於事人之所不見也凡見之端在隱顯之端在微動之端在獨民多顯失德行由其動於中悖道義也動之端疚動而全疚君子內正其志何疚之有此之謂知所愼矣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人之有欲也通天下之欲仁也人之有覺也通天下之德知也惡私之害仁惡蔽之害知不私不蔽則心之精爽是爲神明靜而未動湛然全乎天德故爲天下之大本及其動也粹然不害於私不

原註
上兩章是
去私內事
功在持守
而已此章
則去私不
待復言其
要在問學
以解其惑
使中和氣
象漸近于
聖人
原註
此章統括
上三章之
全
原註
致廣大極

害於蔽故爲天下之達道人之材質良性無有不善見於此矣自誠明者於其中和道義由之出自誠明者明乎道義中和之分可漸以幾於聖人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自誠明者之致中和也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自明誠者之致中和也天地位則天下無或不得其常者也萬物育則天下無或不得其順者也

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凡失之蔽也必狹小失之私也必卑

高明是尊德性兩大目盡精微道中庸是問學兩大目而下學求端用力又各有二是爲兩綱八目聖功全矣

原註

此二章統論德行行學

闇廣大高明之反也致廣大者不以己之蔽害之夫然後能盡精微極高明者不以私害之夫然後能道中庸盡精微是以不蔽也道中庸是以不私也人皆有不蔽之端其故也問學所得德性日充亦成爲故人皆有不私之端其厚也問學所得德性日充亦成爲厚溫故然後可語於致廣大敦厚然後可語於極高明知新盡精微之漸也崇禮道中庸之漸也

中庸曰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君子體仁以修身則行修也精義以體仁則仁至也達禮以精義則義盡也

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中庸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飲食男女生養之道也天地之所以生生也一家之內父子昆弟天屬也夫婦牉合也天下國家志紛則亂於是有君臣明乎君臣之道者無往弗治也凡勢孤則德行行事窮而寡助於是有朋友友也者助也明夫朋友之道者交相助而後濟五者自有身而定也天地之生生而條理也是故去生養之道者賊道者也細民得其欲君子得其仁遂已之欲亦思遂人之欲而仁不可勝用矣快已之欲忘人之欲則私而不仁飲食之貴乎恭貴乎讓男女之貴乎謹貴乎別禮也尚廉恥

明節限無所苟而已矣義也人之不相賊者以有仁也人之異於禽獸者以有禮義也專欲而不仁無禮無義則禍患危亡隨之身喪名辱若影響然爲子以孝爲弟以悌爲臣以忠爲友以信違之悖也爲父以慈爲兄以愛爲君以仁違之亦悖也父子之倫恩之盡也昆弟之倫洽之盡也君臣之倫恩比父子然而敬之盡也朋友之倫洽比於昆弟然而誼之盡也夫婦之倫恩若父子洽若昆弟敬若君臣誼若朋友然而辨之盡也孝悌慈愛忠信仁所務致者也恩洽敬誼辨其自然之符也不務致不務盡則離怨凶咎隨之悖則禍患危亡隨之非無憾於仁無憾於禮義不可謂能致能

原註
莅政臨民之道其要盡於此爲政者之失不出偏黨二者私蔽害之也

原註
小人之誣上行私其情狀盡於此用人者

盡也智以知之仁以行之勇以始終乎仁智期於仁與禮義俱無憾焉斯已矣

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言無私於其人而黨無蔽於其事而偏也無偏矣而無黨則於天下之人大公以與之也無黨矣而無偏則於天下之事至明以辨之也洪範之言又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反側云者竊闔闢之機而用之非與天地同其剛柔動靜顯晦也

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長明言小人之使爲國家大都不出詭隨寇虐二者無縱詭隨迎阿

宜於此精其鑑也

原註 千古喪亂之本末有不成於上者殘虐之吏聚斂之臣任之者往往蔽而不悟反嘉爲有功績此民之大不幸而國亦隨以亡此段痛切言之

從之人以防禦其無良遏止寇虐者爲其曾不畏明命而虐民無良鮮不詭隨矣不畏明必肆其寇虐矣

詩曰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爲寇在位者多涼德而善欺背以爲民害則民亦相欺而罔極矣在位者行暴虐而競彊用力則民巧爲避而回遹矣在位者肆其貪不異寇取則民愁苦而動搖不定矣凡此非民性然也職由於貪暴以賊其民所致亂本成於上民受轉移於下莫之或覺也乃曰民之所爲不善用是而讐民亦大惑矣

詩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言君

原注
言外想見
堯舜氣象

子得其性是以錫於民也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
維葉泥泥仁也

緒言上

休寧戴震撰

問道之名義曰古人稱名道也行也路也三名而一實惟路字專屬途路詩三百篇多以行字當道字大致在天地則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謂道在人物則人倫日用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氣化之不可已是謂道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言天道也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此言人道也

問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程子云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黙而識之後儒言道多得之此朱子云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

者也道即理之名也朱子此言以道之稱惟理足以當之今但曰氣化流行生生不息非程朱所目爲形而下者與曰氣化之於品物則形而上下之分也形乃品物之謂非氣化之謂易又有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直舉陰陽不聞辨別所以陰陽而始可當道之稱豈聖人立言皆辭不備哉一陰一陽流行不已夫是之謂道而已古人言辭之謂謂之有異凡曰之謂以上所稱解下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爲性道教言之若曰性也者天命之謂也道也者率性之謂也教也者修道之謂也易一陰一陽之謂道則爲天道言之若曰道也者一陰一陽之謂也凡曰

謂之者以下所稱解上如中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此非爲性教言之以性教區別自誠明自明誠二者耳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亦非爲道器言之以道器區別其形而上形而下耳形謂已成形質形而上猶曰形以前形而下猶曰形以後詩下武維周鄭箋云下猶後也陰陽之未成形質是謂形而上者也非形而下明矣器言乎一成而不變道言乎體物而不可遺不徒陰陽非形而下如五行水火木金土有質可見固形而下也器也其五行之氣人物之所稟受則形而上者也易言一陰一陽洪範言初一曰五行中庸言鬼神之爲德與陰陽即賅五行賅鬼神舉五行則

亦賅陰陽賅鬼神而鬼神之體物而不可遺即物之不離陰陽五行以成形質也由人物溯而上之至是止矣六經孔孟之書不問理氣之分而宋儒剏言之又以道屬之理實失道之名義也

問宋儒論陰陽必推本太極云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朱子云太極生陰陽理生氣也陰陽既生則太極在其中理復在氣之內也又云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雖形字借以指氣似有未協而上而下及之謂謂之亦未詳審然太極兩儀出於孔子非即理氣之分與曰後世儒者紛紛言太極言兩

儀非孔子贊易太極兩儀之本指也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儀曰象皆據作易言之耳非氣化之陰陽得兩儀四象之名易備於六十四自八卦重之故八卦者易之小成有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義焉其未成卦畫一奇以儀陽一偶以儀陰故曰兩儀奇而遇奇陽已長也以象太陽奇而遇偶陰始生也以象少陰偶而遇偶陰已長也以象太陰偶而遇奇陽始生也以象少陽伏羲氏覩於氣化流行而以奇偶儀之象之孔子贊易益言易之爲書起於卦畫非漫然也實有見於天道之一陰一陽爲物之終始會歸乃畫奇偶兩者從而儀之故曰易有太

極是生兩儀旣有兩儀而四象而八卦以次生矣孔子以太極指氣化之陰陽承上文明於天道言之即所云一陰一陽之謂道萬品之流形莫不會歸於此極有會歸之義太者無以加乎其上之稱以兩儀四象八卦指易畫後世儒者以兩儀爲陰陽而求太極於陰陽之所由生豈孔子之言乎謂氣生於理豈其然乎況易起於卦畫後儒復作圖於卦畫之前是伏羲之畫奇偶不惟未精析且未備而待後人補苴罅漏矣

問宋儒之言形而上下言道器言太極兩儀今據孔子贊易本文疏通證明之洵於文義未協其見於理氣之分也求之六經中無

其文故借太極兩儀形而上下之語以飾其說以取信學者與曰舍聖人立言之本指而以己說爲聖人所言是誣聖也借其語以飾吾之說以求取信是欺學者也誣聖欺學者程朱之賢不爲也蓋見於陰陽氣化無非有迹可尋遂以與品物流形同歸之粗而別求諸無迹象以爲其精是以觸於形而上下之云太極兩儀之稱怳然覺寤理氣之分如是不復詳審文義學者轉相傳述於是易之本指其一區別陰陽之於品物其一言作易者明於天道而有卦畫皆置不察矣

問宋儒嘗反覆推究先有理抑先有氣朱子云必欲推其所從來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

別爲一物卽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又譬之二物渾淪不害其各爲一物
朱子云理與氣決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
已有物之理然亦各有其理而已未嘗實有是物也及主宰樞紐根抵之說曰陰陽五行爲
空氣以理爲之主宰陳安卿云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氣必有主宰之者理是也爲男
女萬物生生之本饒仲元云極者至極之義樞紐根抵之名聖人以陰陽五行闔闢不窮而此理爲闔闢之主男
女萬物生生不息而此理爲生生之根抑似實有見者非與曰非也陰陽流行其自
然也精言之期於無憾所謂理也理非他蓋其必然也陰陽之期
於無憾也猶人之期於無失也能無失者其惟聖人乎聖人而後
盡乎人之理盡乎人之理非他人倫日用盡乎其必然而已矣語

陰陽而精言其理猶語人而精言之至于聖人也期於無憾無失之爲必然乃要其後非原其先乃就一物而語其不可譏議奈何以虛語夫不可譏議指爲一物與氣渾淪而成主宰樞紐其中也況氣之流行既爲生氣則生氣之靈乃其主宰如人之一身心君乎耳目百體是也豈待別求一物爲陰陽五行之主宰樞紐下而就男女萬物言之則陰陽五行乃其根抵乃其生生之本亦豈待別求一物爲之根柢而陰陽五行不足生生哉

問後儒言理與古聖賢言理異與曰然舉凡天地人物事爲不聞無可言之理者也詩曰有物有則是也就天地人物事爲求其不

易之則是謂理後儒尊大之不徒曰天地人物事爲之理而轉其說曰理無不在以與氣分本末視之如一物然豈理也哉就天地人物事爲求其不易之則以歸於必然理至明顯也謂理氣渾淪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將使學者皓首茫然求其物不得合諸古賢聖之言牴牾不協姑舍傳注還而體會六經論語孟子之書或庶幾矣

問道之實體一陰一陽流行不已生生不息是矣理卽於道見之與曰然古人言道恆該理氣理乃專屬不易之則不該道之實體而道理二字對舉或以道屬動理屬靜如大戴禮記孔子之言曰

君子動必以道靜必以理是也或道主統理主分或道該變理主常此皆虛以會之於事爲而非言乎實體也

問古人言天道天德天理天命何以別曰一陰一陽流行不已生生不息主其流行言則曰道主其生生言則曰德道其實體也德卽於道見之者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德不於此見乎其流行生生也尋而求之語大極於至鉅語小極於至細莫不顯呈其條理失條理而能生生者未之有也故舉生生卽該條理舉條理卽該生生實言之曰德虛以會之曰理一也孟子言孔子集大成不過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聖人之於天道至孔

子而極其盛條理得也知條理之說者其知理之謂矣天理不於於見乎凡言命者受以為限制之稱如命之東則不得而西故理義以為之限制而不敢踰謂之命氣數以為之限制而不能踰亦謂之命古人言天之所定或曰天明或曰天顯或曰明命國語叔向之言曰命信也蓋言乎昭示明信曰命言乎經常不易曰理一也天命不於此見乎

問理之名起於條理與曰凡物之質皆有文理（亦呼文縷理縷語之轉耳）粲然昭著曰文循而分之端緒不亂曰理故理又訓分而言治亦通曰理理字偏旁從玉玉之文理也蓋氣初生物順而融之以成質莫

不具有分理則有條而不紊是以謂之條理以植物言其理自根而達末又別於幹為枝綴於枝成葉根接土壤肥沃以通地氣葉受風日雨露以通天氣地氣必上接乎葉天氣必下返諸根上下相貫榮而不瘁者循之於其理也以動物言呼吸通天氣飲食通地氣皆循經脈散布周溉一身血氣之所循流轉不阻者亦於其理也理字之本訓如是因而推之舉凡天地人物事為虛以明夫不易之則曰理所謂則者匪自我為之求諸其物而已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理也者天下之民無

孔子所稱形而上及既爲品物乃孔子所稱形而下然則古聖賢所謂性專就氣品言之與曰氣化生人生物以後各以類孳生久矣然類之區別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已矣在氣化分言之曰陰陽又分之曰五行又分之則陰陽五行雜糅萬變是以及其流形不特品類不同而一類之中又復不同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人物各成其性明乎性至不同也六經中言性統舉人物之全見於此人物同本於天道陰陽五行天道之實體也大戴禮記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分於道者分於陰陽五行也一言乎分則其所受有偏全厚薄淸濁昏明之

而不惑皆言乎天下之理得也惟其爲人心之同然故一人以爲不易天下萬世以爲不易也所以爲同然者人心之明之所止也尊是理而遂謂天地陰陽不足以當之必非天地陰陽之理則可天地陰陽之理猶聖人之聖也尊其聖而謂聖人不足以當之可乎

問宋儒以氣爲理所湊泊附著朱子云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矣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著又謂理爲生物之本朱子云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今據易之文證明一陰一陽即天道之實體其爲氣化未爲品物乃

曰不兼持爲經常者也是以云民之秉彝凡言與行得理之謂懿德得理非他言之而已是行之而當爲得理言之而非行之而不當爲失理好其得理惡其失理於此見理者人心之同然也

問理爲人心之同然其大致可得聞與曰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此可以察理矣夫天地之大人物之蕃事爲之條分委曲苟得其理矣如直者之中懸平者之中水圓者之中規方者之中矩夫然後推諸天下萬世而準易稱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夫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中庸稱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

不齊不特品類不同而一類之中又復不同是也各隨所分而見
於一各成其性也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不曰天道而曰天命者
人物咸本於天道而成性不同由分於道不能齊也以限於所分
故云天命然性雖不同而大致以類爲之區別故論語曰性相近
也此就人與人相近言之者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
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言全類之相似則異類之不相
似明矣故詰告子生之謂性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
人之性與明乎其必不可混同言之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以人皆可以爲堯舜謂之性善合易論語孟子之書言性者如是

成就其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爲言奈何別求一湊泊附著者爲性豈人物之生莫非二本哉返而求之知其一本或庶幾焉

問人物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而人能循理義自治物不能自治何也曰陰陽五行以氣化言也精言之期於無憾是謂理義是謂天地之德人之生也稟天地之氣即併天地之德有之而其氣清明能通夫天地之德物之得於天者亦非專稟氣而生遺天地之德也然由其氣濁是以錮塞不能開通理義也者心之所通也天之氣化生生而條理人物分於氣化各成其性而清者開通則能知性知天因行其所知底於無失斯所以還於天地之德而已矣

問朱子本程子性卽理也一語釋中庸天命之謂性申之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其釋孟子云以氣言之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豈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兩解似相闗隔其作中庸或問有云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蜂蟻

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則其形氣之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今觀朱子言性不出性卽理也之云故云告子不知性之爲理旣以性屬之理理卽所謂仁義禮智之稟天地人物事爲不聞無可言之理故釋中庸合人物言之以物僅得形氣之偏故釋孟子言世物所得而全言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或問一條於兩註可謂融矣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故朱子言性專屬之理而又及形氣之偏皆出於程子也程朱之說謂理無不善而形氣有不善故以孟子道性善歸之本原以孔子言性相近下而及於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韓子言

三品悉歸氣質之性是荀楊韓皆有合於孔子程子於論語性相近云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朱子答門人云氣質之說起於張程韓退之原性中說性有三品但不曾說是氣質之性耳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又云孟子說性善是論性不論氣荀揚而下是論氣不論性孟子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揚之口然不備但少欠耳不明則大害事陳器之云孟子時諸子之言性往往皆於氣質上有見而遂指氣質作性但能知其形而下者耳故孟子答之只就義理上說以攻他未曉處氣質之性諸子方得於此孟子所以不復言之義理之性諸子未通於此孟子所以反覆詳說之程子之說正恐後學死執孟子義理之說而遺失氣質之性故并二者而言之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程子之論舉其全孟子之論所以備諸子之偏又以告子之說爲合於荀揚韓朱子於告子杞柳之喻云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以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於湍水之喻云告子因前說而小變

之近于揚子善惡混之說于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云此即論水之說于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云韓子性有三品蓋如此合於孔子程子云凡言性處須看立意如何且如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稟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所稟也告子所云固是爲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也又曰孟子言性皆隨文者本以告子生之謂性爲不然者此亦性也被命受生以後謂之性耳故不同繼之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猶人之性歟然不害爲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使告子明云氣質之性孟子將不辨之歟孔子言性相近亦未明云氣質之性將與告子荀子諸子同與宋儒之說雖極完備彌啓後人之疑近思錄程子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朱子云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爲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

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宋儒剖析至此皆根於理氣之分以善歸理以有惡歸形氣然則孟子乃追溯人物未生未可名性之時而曰性善若就名為性之時已是人生以後已墮在形氣之中惡得斷之曰善由是觀之將天下古今惟上聖之性不失其性之本體自上聖而下語人之性皆不是性孔子以不是性者言相近乃論氣不論性不明孟子以未可名性者言性善乃論性不論氣不備宋儒剖析性之本體及氣質之性愈令人惑學者習聞宋儒之說完備剖析今還而體會易論語中庸孟子疑惑不解矣宋儒之所以失者安在曰性之名自古及今

雖婦人孺子亦矢口舉之不繆者也本盡人可知之通名也儒者轉過求失之如飛潛動植舉凡品物之性皆就其氣類別之人物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舍氣類更無性之名醫家用藥在精辨其氣類之殊不別其性則能殺人使曰此氣類之殊者已不是性良醫信之乎試觀之桃與杏取其核而種之萌芽甲拆根榦枝葉為華為寔香色臭味桃非杏也杏非桃也無一不可區別由性之不同是以然也其性存乎核中之白即俗呼桃仁杏仁者香色臭味無一或闕也凡植禾稼卉木畜鳥獸魚皆務知其性知其性者知其氣類之殊乃能使之碩大蕃滋也何獨至於人而指夫分於陰

陽五行以成性者曰此已不是性也豈其然哉天道陰陽五行而已矣人物之性分於道而有之成其各殊者而已矣其不同類者各殊也其同類者相似也孟子曰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又言動心忍性是孟子矢口言之所謂性亦如後儒指爲已不是性者矣孟子言性曷嘗自岐而二之哉於告子生之謂性必致辨者成則各殊徒曰生而已矣固同人於犬牛而不察其殊聞孟子詰之不復曰然者非見於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而語塞也犬與牛之異又豈屬仁義禮智之粹然者哉孟子非據仁義禮智詰

告子明矣況朱子言稟理以有性物與人同至形氣之偏始物與人異是孟子又以已不是者折告子言性矣且謂告子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在告子既以知覺運動者為性何不可直應之曰然斯以見告子亦窮於知覺運動不可概人物而目為蠢然同也凡語人者以我之說告其人折人者必就彼之說窮其人非好辯也君子之教也

問知覺運動不可槩人物而目為蠢然同其異安在曰凡有生即不隔於天地之氣化陰陽五行之運而不已天地之氣化也人物之生本乎是由其分而有之不齊是以成性各殊知覺運動者統

乎生之全言之也由其成性各殊是以得之以生見乎知覺運動也亦殊氣之自然潛運飛潛動植皆同此生生之機原於天地者也而其本受之氣與所資以生之氣則不同所資以生之氣雖由外而入大致以本受之氣召之五行有生克遇其克之者則傷甚則死此可知性之各殊矣本受之氣及所資以生之氣必相得而不相逆斯外內爲一其得於天地之氣本一然後相得不相逆也氣運而形不動者卉木是也凡有血氣者皆形能動者也論形氣則氣爲形之本人物分於陰陽五行成性各殊故形質各殊則其形質之動而爲百體之用者利用不利用亦殊知覺云者如寐而

寤曰覺思之所通曰知百體皆能覺而心之覺爲大凡相忘於習則不覺見異焉乃覺魚相忘於水其非生於水者不能相忘於水也則覺不覺亦有殊致矣聞蟲鳥以爲候聞雞鳴以爲辰彼之感而覺覺而聲應之又覺之殊致有然矣無非性使然也若夫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狽之報本雎鳩之有別其自然之知覺合於人之所謂理義者矣而各由性成人則無不全也全而盡之無憾者聖人也知之極其量也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於義外之說必致其辨以人能全乎理義故曰性善言理之爲性非言性之爲理若曰理卽性也斯協於孟子矣不惟協於孟子於

易論語孟不協矣凡由中出者未有非性使之然者也古人言性但以氣稟言未嘗明言理義為性蓋不待言而可知也至孟子時異說紛起以理義為聖人治天下之具設此一法以強之從害道之言皆由外理義而生人但知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鼻之於臭口之於味為性而不知心之於理義亦猶耳目口鼻之於聲色味臭也故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蓋就其所知以證明其所不知舉聲色臭味之欲歸之耳目鼻口舉理義之好歸之心皆內也非外也比而合之以解天下之惑俾曉然無疑於理義之為性害道之言庶幾可以息矣孟子明人心之通於理義與耳目鼻口之通於

聲色臭味咸根於性而非後起後儒見孟子言性則曰理義則曰仁義禮智不得其說遂謂孟子以理爲性推而上之以理爲生物之本匪徒於道於性不得其實體而於理之名亦失其起於天地人物事爲不易之則使人茫然求其物不得矣

問聲色臭味之欲亦宜根於心今專以理義之好爲根於心於好是懿德固然矣抑聲色臭味之欲徒根於耳目鼻口與心君乎百體者也百體之能皆心之能也豈耳悅聲目悅色鼻悅臭口悅味非心悅之乎曰否心能使耳目鼻口不能代耳目鼻口之能彼其能者各自具也故不能相爲人物受生於天地故恆與之相通盈

天地間有聲也有色也有臭也有味也舉聲色臭味則盈天地間者無或遺矣內外相通其開竅也是爲耳目鼻口五行有生克生則相得克則相逆血氣之得其養失其養繫焉資於外足以養其內此皆陰陽五行之所爲外之盈天地之間內之備於吾身外內相得無間而養道備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自古及今以爲道之經也血氣各資以養而開竅於耳目鼻口以通之既於是通故各成其能而分職司之孔子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血氣之所爲不一舉凡身之嗜欲根於血氣明矣非根於心也曰理義之悅我

心猶芻豢之悅我口非喻言也凡人行事有當於理義其心氣必暢然自得悖於理義心氣必沮喪自失以此見心之於理義一同乎血氣之於嗜欲皆性使然耳耳目鼻口之官臣道也心之官君道也臣效其能而君正其可否理義非他可否之而當是謂理義聲色臭味之欲察其可否皆有不易之則故理義者非心出一意以可否之若心出一意以可否之何異強制之乎因乎其事得其不易之則所謂有物必有則以其則正其物如是而已矣

問禽獸各以類區別其性各不同而孟子道性善但言人之異於禽獸於禽獸則槩舉之獨人之性善其故安在曰耳目鼻口之官

各有所司而心獨無所司心之官統主乎上以使之此凡血氣之屬皆然其心能知覺皆懷生畏死因而趨利避害凡血氣之屬所同也雖有不同不過於此有明闇耳就其明闇以制可否不出乎懷生畏死者物也人之異於禽獸不在是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限於知覺也然愛其生之者及愛其所生與雌雄牝牡之相愛同類之不相噬習處之不相齧進夫懷生畏死矣一私於身一及於身之所親皆仁之屬也私於身者仁其身也及於身之所親者仁其所親也本天地生生之德發夫自然有如是人之異於禽獸亦不在是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即其生之謂性之說同人

於犬牛而不察其殊也彼以自然者爲性使之然以義爲非自然轉制其自然使之強而相從老聃莊周告子及釋氏皆不出乎以自然爲宗惑於其說者以自然直與天地相似更無容他求遂謂爲道之至高宋之陸子靜明之王文成及才質過人者多蔽於此孟子何嘗以自然者非性使之然哉以義亦出於自然也故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之言乎自然異於告子之言乎自然蓋自然而歸於必然必然者不易之則也非制其自然使之強而相從也天下自然而無失者其惟聖人乎孔子言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心

所欲者自然也不踰距者歸於必然也必然之與自然非二事也就其自然明之盡而無幾微之失焉是其必然也如是而後無憾如是而後安是乃聖賢之所謂自然也彼任其自然而失者無論矣貴其自然靜以保之而視問學爲用心於外及其動應如其才質所到亦有自然不失處不過才質之美偶中一二若統其所行差繆多矣且一以自然爲宗而廢問學其心之知覺有所止不復日益差繆之多不求不思以此終其身而自尊大是以聖賢惡其害道也告子老聃莊周釋氏之說貴其自然同人於禽獸者也聖人之學使人明於必然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

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斯爲明之盡人與物咸有知覺而物之知覺不足與於此物循乎自然人能明於必然此人物之異孟子以人皆可以爲堯舜斷其性善在此也

問仁義禮智之名義曰易有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一陰一陽流行不已生生不息觀於生生可以言仁矣在天爲氣化之生生在人爲其生生之心是乃仁之爲德也由其生生有自然之條理惟條理所以生生觀於條理之秩然有序可以言禮矣失條理則生生之道絕觀於條理之截然不可亂可以言義矣生生誠也條理明也故行道在體仁知道在達禮在精義合而言之舉義可以該

禮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也舉禮亦可該義而舉仁貴全乎禮義論語曰克己復禮爲仁是也合三者亦謂之誠誠未有不明者也以是謂之命則昭示明信也以是謂之善則純粹不雜也以是謂之理則經常不易也以是謂之矩則循之爲法也以是謂之中則時事之準也若夫條理之得於心爲心之淵然而條理則名智故智者事物至乎前無或失其條理不智者異是孟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舉禮義可以該智舉智可以該禮義禮義有愆由於不智中庸言修道以仁連舉義禮而不及智言以達德行達道舉智仁勇而不及禮義互文也由生生而條理生

生之謂仁元也條理之謂禮亨也察條理之正而斷決於事之謂義利也得條理之準而藏主於中之謂智貞也

問孟子言所性不存焉朱子釋之云其道大行無一物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朱子論性專舉仁義禮智爲得於天而別於氣禀本之孟子此章夫仁義禮智人之所同何以獨君子根於心曰此孟子舉君子欲之之事樂之之事皆無與於其性之之事也人之所欲君子非不欲之也或重乎此而旣得之則樂之矣下者惟此之務得則性之矣進而言乎可樂者君子非不樂之也或以此爲主務期於此而已矣則性之矣君子

所性如道德學問之事無可遺者皆是大行不過行其所學窮居而其自得者無日不然不以大行窮居爲加損大行亦吾分窮居亦吾分皆視爲分之常是謂分定惟其性之之事不以大行窮居加損故無往非仁義禮智之由中而達外章內未嘗舉君子性之之事後儒不詳審文義以所性爲所得於天者以分爲所得於天之全體非孟子立言之指也

問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

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張子云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程子云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禀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宋儒分别義理之性氣質之性本於孟子此章以氣質之性君子不謂之性故專取義理之性豈性之名君子得以意取舍與曰非也性者有於已者也命者聽於限制也謂性猶云藉口於性耳君子不藉口於性之自然以求遂其欲不藉口於命之限之而不盡其材後儒未詳審文義失孟子立言之指不謂性非不謂之性不謂命非不謂之命

問左氏春秋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宋儒言性

專屬之理取證於此旣爲民受以生則宜曰所謂性然古人不稱性而稱命何也曰性原於陰陽五行凡耳目百體之欲血氣之資以養者皆由中達外性爲之本始而道其所有事也命卽人心同然之理義所以限制此者也古人多言命後人多言理異名而同寔耳目百體之所欲由於性之自然明於其必然斯協乎天地之中以奉爲限制而不敢踰是故謂之命命者非他就性之自然察之精明之盡歸於必然爲一定之限制是乃自然之極則若任其自然而流於失轉喪其自然而非自然也故歸於必然適完其自然如是斯與天地合其德鬼神合其吉凶故劉子繼之曰是以有

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夫耳目百體之所欲血氣之資以養者生道也縱欲而不知制之其不趨於死也幾希然則民無日不受此以生所以全其性在是於古人不稱性而稱命性之寔體原於道之寔體愈可見命即其實體之無憾無失而已矣

問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所謂心所謂性所謂天其分合之故可言與曰人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而其得之也全喜怒哀樂之情聲色臭味之欲是非美惡之知皆根於性而原於天其性全故其材亦全材即形氣之爲耳目百體而會歸

於心也凡日用事爲皆性爲之本而所謂人道也上之原於陰陽五行所謂天道也言乎天地之化曰天道言乎天地之中曰天德耳目百體之所欲血氣之資以養者所謂性之欲也原於天地之化者也故在天爲道在人爲性而見於日用事爲爲人道仁義之心原於天地之中者也故在天爲天德在人爲性之德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合性之欲性之德言之謂原於天地之化而爲日用事爲者無非仁義之實也就天道而語於無憾曰天德就性之欲而語於無失曰性之德性之欲其自然也性之德其必然也自然者散之見於日用事爲必然者約之各協於中知其自然斯

通乎天地之化知其必然斯通乎天地之德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以心知之而天人道德靡不豁然於心此之謂盡其心（盡其心以知言盡其材兼知行言）則必然爲自然之極則而歸於必然適完其自然出是言之惟性道之名有其實體至若古人多言命後人多言理不過性道自然之極則別無其實體矣宋儒凡於天道人道於性無不以理字槩之今何以剖析其致誤俾截然不相淆惑曰學者體會古賢聖之言宜先辨其字之虛實今人謂之字古人謂之名儀禮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周禮云諭書名聽聲音是也以字定

名有指其實體實事之名有稱夫純美精好之名如曰人曰言曰行指其實體實事之名也曰聖曰賢稱夫純美精好之名也曰道曰性亦指其實體實事之名也道有天道人道天道陰陽五行是也人道人倫日用是也曰善曰理亦稱夫純美精好之名也曰中曰命在形象在言語指其實體實事之名也在心思之審察能見於不可易不可踰亦稱乎純美精好之名也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指天地之化與於天德天命天理不復言之而即云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二語相對似皆指人物矣抑如後儒以善為未涉人物與曰天地之氣化流行不已生生不息

其實體則純美精好人倫日用其自然不失即純美精好生於陸者入水而死生於水者離水而死生於南者習於溫而不耐寒生於北者習於寒而不耐溫此資之以爲養者彼受之以害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物之不以生而以殺者豈天地之失德哉故語道於天地實體即美好不必分言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人之心知有明闇當其明則不失當其闇則有差謬之失故語道於人人倫日用爲道之實事率性之謂道修身以道天下之達道五是也此所謂道不可不脩者也脩道以仁及聖人修之以爲教是也其純美精好則所謂中節之謂達道所謂君子之道聖人之道是也

也中節之爲達道者純美精好推之天下而準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五者爲達道但舉實事而已矣智仁勇以行之而後歸於純美精好然而卽謂之達道者達諸天下而不可廢也彼釋氏棄人倫以成其自私不明乎此也人道本於性而性原於天道在天道爲陰陽五行在人物分而有之以成性由成性各殊故材質亦殊材質者性之所呈也離材質惡覩所謂性哉故孟子一則曰非才之罪再則曰非天之降才爾殊犲獺胋人之才得於天獨全故物但能遂其自然人能明於其必然分言之則存乎材質之自然者性也人物各以類區別成性各殊也其歸於必然者命

也善也人物咸協於天地之中大共者也故易言天道而下及人物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謂人物於天地其善固繼承不隔不以成性各殊而失其良也善者稱其美好之名性者指其實體之名在天道不分言而在人物分言之始明究之美好者即其實體之美好非別有美好以增飾之也

緒言中

問孟子言性善門弟子如公都子已列三說茫然不知性善之是而三說之非荀子在孟子後直以爲性惡而伸其崇禮義之說其言曰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矣荀子既知崇禮義與老子言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及告子外義所見懸殊又聞孟子性善之說於孟子言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亦必聞之矣而猶與之異何也曰荀子非不知理義爲人心之同然也其言性惡也曰塗之人可以爲禹塗

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其可以知之
質可以能之具在塗之人其可以爲禹明矣使塗之人伏術爲學
專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
地矣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也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
也可以而不可使也塗之人可以爲禹則然塗之人能爲禹未必
然也雖不能爲禹無害可以爲禹此於性善之說不惟不相悖而
且若相發明終斷之日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
下者也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蓋荀子之見歸重於學
而不知性之全體其言出於尊聖人出於重學崇禮義貴之以勸

學篇有曰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
持養之又曰積善成德神明自得聖心循焉荀子之言學如此
且所謂通於神明參於天地者又知禮義之極致聖人與天地合
其德在是聖人復起豈能易其言哉而於禮義與性卒視若閡隔
不可通以聖人異於常人以禮義出於聖人之心故曰聖人之所
生也常人學然後能明於禮義若順其性之自然則生爭奪以禮
義爲制其性去爭奪者也因其惡而加矯揉之功使進於善故貴
禮義使順其自然而無爭奪安用禮義爲哉故曰性善則去聖王
息禮義矣又以禮義雖人皆可以知可以能聖人雖人之可積而

致然必由於學弗學而能乃屬之性學而後能弗學雖可以而不能不得屬之性此荀子立說之所以異於孟子也

問荀子於禮義與性視若閡隔而不通其蔽安在今何以決彼之非而信孟子之是曰荀子知禮義爲聖人之教而不知禮義亦出於性知禮義爲明於其必然而不知必然乃自然之極則適所以完其自然也就孟子之書觀之明理義之爲性舉仁義禮智以言性者以爲亦出於性之自然人皆弗學而能學以擴而充之耳荀子之重學也無於內而取於外孟子之重學也有於內而資於外夫資於飲食能爲身之營衛血氣者所資以生之氣與其身本受

之氣原於天地非二也故所資雖在外能化爲血氣以益其內未有內無本受之氣與外相得而徒資焉者也問學之於德性亦然有己之德性而問學以通乎聖賢之德性是資於聖賢所言德性埤益己之德性也冶金若水而不聞以金益水以水益金豈可云己本無善己無天德而積善成德如罍之受水哉以是斷之荀子之所謂性孟子非之不謂之性然而荀子舉其小而遺其大也孟子明其大而非舍其小也

問告子言生之謂性言性無善無不善言食色性也仁內義外朱子以爲同於釋氏朱子云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又云告子以

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其杞柳湍水之喻又以為同於荀揚告子杞柳之喻云如荀子性惡之說告子湍水之喻云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然則荀揚亦與釋氏同與曰否荀揚所謂性者是古今所同謂之性人物以氣類區別者也宋儒稱為氣質之性在孟子時則公都子引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言不同而所指之性同荀子見於聖人生而神明者不可槩之人人其下皆學而後善順其自然則流於惡故以惡加之論似偏與有性不善合實兼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揚子見於長善則為善人長惡則為惡人故曰人之性也善惡混又曰學則正否則邪與荀子論斷似參差而匪異韓退之言

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此即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會通爲一朱子云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也直會通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解論語矣程子曰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此似與有性善有性不善合而於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未嘗不兼由是觀之宋儒稱氣質之性援之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下及荀揚論斷似參差而匪異

問鄭康成注中庸天命之謂性云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後儒於智信互易之韓退之作原性曰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旣就性分三品而此云所以爲性蓋以其原於天不殊而成性殊也朱子稱其言五性尤善然退之譏荀揚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而其原性篇亦不能確有根究今以宋儒稱爲氣質之性與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下及荀揚不異是固然矣其根究仁義禮智信爲性何以又不協於孟子曰宋儒之異於前人者以善爲性之本量如水之本淸而其後受汙而濁乃氣稟使然不善雖因乎氣稟如水之旣受汙而不可謂濁

者不爲水也蓋見於氣質不得槩之曰善且上聖生知安行者罕
覩其下必加澄治之功變化氣質荀揚之見固如是也特以如此
則悖於孟子求之不得是以務於理氣截之分明以理爲性之本
爲無不善以氣之流行則有善有不善視理儼如一物雖顯遵孟
子性善之云究之以才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氣質
之中孟子安得槩之曰善哉若不視理爲如一物不以性專屬之
理于孟子書益不可通遂斷然別舉理以當孟子之槩目爲善者
夫自古及今本以要於善謂之理其雖曰理不善孟子何難直截
言之曰理之謂性而盡指古今所同謂之性者從而斷之曰皆非

性也然則孟子又安得舉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各殊詰告子哉

宋儒立說假同於孟子而實異如此

問孟子答公都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朱子曰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又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考之程子言形既生矣外物觸其情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程朱

雖云性卽理而於情則不能專屬之理且喜怒哀樂之爲情夫人而知之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之爲情非夫人而知之者也公都子問性列三說之與孟子言性善異者乃舍性而論情偏舉情之發於善者爲證苟或舉感而動於惡之情以相難然後轉一說曰此情之根諸氣質者何如分明語公都子三說皆氣質而非性況程朱之說誤以孟子言性爲專屬之理而覺不及氣質立說不備故言氣質之性以補孟子之略陳器之云議氣質之性善惡各有著落不然則惡從何處生孟子專說義理之性專說義理則惡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孟子之說爲未備專說氣稟則善爲無別是論氣不論性諸子之論所以不明夫本也程子兼氣質論性吳幼清云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曾分別性之所以有不善者

因氣質之有濁惡而汙壞其性也故雖與告子言而終不足以斷告子之惑至今人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告子而使之心服也又以才無不善為未密程子言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朱子引之而云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終為之說曰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夫其所謂性之本善者在程朱之說乃追溯於人物未生時可謂之理未可名為性及在人曰性已有氣質所稟之不善於有性不善終難置辨宋儒言性至孟子此章尤不可通然孟子之文曰情曰才曰心何不舉性答之曰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孟子謂之心不謂之情心能辨是非所以能辨者智也智由

於德性故爲心之能而稱是非之心心則形氣之主也屬之材者也惻隱羞惡恭敬辭讓之由於德性而生於心亦然以人譬之器材則其器之質也分於陰陽五行而成性各殊猶之取於木以爲器則其器木也取於金以爲器則其器金也此以類別者也品物之不同如是矣從而察之木與金之質其精良與否其爲器也一如乎所取之木所取之金故材之美惡於性無所增亦無所損夫木與金之爲器成而不變者也人又進乎是自聖人至於凡民其等差凡幾或疑人之材非盡精良矣而不然也人雖有等差之不齊無非精良之屬也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又言犬馬之不與我

同類是孟子就人之材之美斷其性善明矣材與性之名一爲體質一爲本始所指各殊而可卽材之美惡以知其性材於性無所增損故也孟子言非才之罪因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以見人之材之美屬之材不屬之情亦明矣首云乃若其情非性情之情也情猶素也實也孟子不又云乎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此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情字以爲字皆與彼同其字指性而言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則孟子下兩章一曰陷溺其心一曰放其良心正推原其不善之故非天之降才有殊也宋儒以不善歸氣禀孟子所謂性所謂

才俱指氣稟指其稟受之全曰性指其體質之全曰才稟受之全無可據以爲言如桃杏之性含於核中之仁其香色臭味無一或闕而無可見及其萌芽甲拆根榦枝葉桃與杏各殊由是爲華爲實香色臭味無不區以別者雖性則然皆據材言之耳成是性斯爲是材人之性善故材亦美孟子所謂善者初非無等差之善自聖人至於凡民其等差凡幾則其氣稟固不齊豈得謂非性有不同然存乎人者皆有仁義之心其趨於善也利而趨于不善也逆其性而不利所謂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善乃人之性下乃水之性也所謂故者以利爲本出於利乃性之本然也順而非逆是

以利也然則性雖有不同論其善亦有差等其可斷之曰善則無疑故孟子於性本以爲善而此曰則可以爲善矣可之爲言因性有不同而斷其善則未見不可也下云乃所謂善也對上今曰性善之文言非不分等差也繼之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爲猶成也卒之成爲不善者陷溺其心放其良心至於梏亡之盡違禽獸不遠者也不曰非性之罪而曰非才之罪就本始言之曰性就體質言之曰材其往往不善未有非陷溺使然善失其養消之至盡乃成不善凡旦晝之爲梏亡其天性者由才受陷溺不可謂性受陷溺故罪字不可加於性究之陷溺其心者非天之降才爾殊

故曰非才之罪人苟自思充其固有之善盡其才之能皆可至於聖人觀此則孟子所謂善非無等差之善即孔子所云相近孟子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所謂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即孔子所云習相遠孟子所謂梏之反覆違禽獸不遠即孔子所云下愚之不移宋儒未察其文義遂彼此閡隔倘如宋儒以性專屬之理而云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云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以孟子言性於陷溺梏亡之後人見其不善猶曰非才之罪者宋儒於天之降才即罪才也分性與才爲二本異於孟

子豈獨才之一字哉

問天下古今之人其材各有所近大致近於純者慈惠忠信謹厚和平見善則從而恥不善近於清者明達廣大不惑於疑似不滯於習聞其取善去不善亦易此或不能相兼皆材之美者也材雖美猶往往不能無偏私周子言性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而以聖人然後協於中此亦就材見之而明舉其惡雖孟子所謂善非無等差之善豈加周子所謂惡者亦得謂之善與曰此偏私之害不可以罪材尤不可以言性孟子道性善成是性

斯爲是材性善則材亦美然非無偏私之爲善爲美也人之初生不食則死人之幼稚不學則愚食以食其生充之使長學以養其良充之至於聖人其故一也材雖美譬之良玉成器而寶之氣澤日親久能發其光可寶加乎其前矣剝之蝕之委棄不惜久且傷壞無色可寶滅乎其前矣又譬之人物之生皆不病也其後百病交侵若生而善病者或感於外而病或受損於內身之陰陽五氣勝負而病指其病則皆發乎其體而曰天與以多病之體不可也如周子所稱猛隘強梁懦弱無斷邪佞是摘其材之病也材雖美失其養則然孟子豈未言其故哉因於失養不可以是言人之材

也夫言材猶不可況以是言性乎

問黃直卿云耳目之能視聽者魄爲之也此心之所以能思慮者魂爲之也合魄與魂乃陰陽之神而理實具乎其中惟其魂魄之中有理具焉是以靜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動則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胥此焉出也其以魂魄性情分四節言之得失安在曰人之體質一天地之化也子產所謂人生始化曰魄蓋凝而成體能運動者也所謂既生魄陽曰魂蓋既生之後心能知覺是也魄屬陰而魂攝乎魄是乃魄之陽雖分爲二無害其一也凡血氣之屬自有生則能知覺運動而出其分於陰陽五行者殊則知覺運

動亦殊人之知覺通乎天德舉其知之極於至善斯仁義禮知全矣極於至善之謂理宋儒於理與心二視之其說以爲我之心受天之理故黃氏云魂魄之中有理具焉雖以理爲天與我者無異乎荀子之以我爲聖人與我者也孟子直云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四者由心知而生是乃仁義禮智之端緒也既得端緒則擴充有本可以造乎仁義禮智之極明仁義禮智人皆有根心而生之端非以仁義禮智爲性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爲情也人之性善其血氣心知異於物故其自然之良發爲端緒仁義禮智本不闕一耳

問論語言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子夏問繪事後素而曰禮後乎朱子云禮以忠信爲質引記稱忠信之人可以學禮重忠信如是然論語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邱者焉不如邱之好學也曰克己復禮爲仁中庸於禮以知天言之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重學重禮如是忠信又不足言指歸不一何也曰禮者天地之條理也言乎條理之極非知天不足以盡之即儀文度數亦聖人見於天地之條理定之以爲萬世法禮之設所以治天下之情或裁其過或勉其不及示之中而已矣至於人情之漓徒飾於貌非因飾貌而情漓也其人情自漓而以飾貌爲

禮也非惡其飾貌惡其情漓耳禮以治其儉陋使之協於中喪以治其哀戚使之遠於徑情直行情漓者視為文而已矣徒馳騖於奢易故不若儉戚之於禮雖不足猶近乎制禮之初也由是可思制禮所起故以答林放問禮之本其所謂本不過因俗失而欲究其初起非問聖人制禮自然之極則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言質美者進之於禮無飾貌情漓之弊此亦因俗失言之忠信乃其人之質美猶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明不可襲取爾老子言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則因俗失而欲併禮去之意在還淳反樸究之不能必天下之盡歸淳樸其生而淳樸者直情徑行薄惡者肆行

無忌是同人於禽獸率天下而亂者也若夫君子行禮其爲忠信之人固不待言而不知禮則事事爽其條理不足以爲君子故禮可以該忠信忠信不可以該禮林放問禮之本子夏言禮後皆重禮而非輕禮也詩言素以爲絢素以喻其人之嫻於儀容上云巧笑倩美目盼者其美益彰顯是謂絢也喻意深遠故子夏疑之繪事後素者鄭康成云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文（何平叔云景福殿賦所謂班間賦白疏密有章蓋古人畫繪定法）其注考工記凡畫繢之事後素功云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污也是素功後施始五彩成章爛然貌既美而又嫻於儀容乃爲誠美素以爲絢之喻昭然矣

子夏獨於此言不特於詩無疑而更知凡美質皆宜進之以禮斯君子所貴其意指如此若謂子夏後禮而先忠信則見於禮僅僅指飾貌漓情者之所爲與林放問禮之本以飾貌漓情爲非禮者意指懸殊孔子安得許之忠信由於質美聖賢論行固以忠信忠恕爲重然如其質而見之行事苟學不足則失在知而行因之謬雖其心無弗忠弗信弗恕而害道多矣聖人仁且智其見之行事無非仁也無非禮義也三者無憾即大學所謂止於至善也故仁與禮義以之衡斷乎事是爲知之盡因而行之則貫之爲德行而忠信忠恕更不待言在下學如其材質所及一以忠信忠恕行之

至於知之極其精斯無不協於仁義是以論語云主忠信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凡未至乎聖人未可語於仁未能無憾於禮義但盡其所知所能謂之忠信忠恕可也曰仁曰誠則聖人始足以當之然而非有他也忠信忠恕之極其量也忠信忠恕能去私矣仁與禮義必無或敝而後可以言之躬行而知未盡曰仁曰誠未易幾也

問孟子明理義之爲性舉仁義禮智以言性今以爲即據人生氣稟言之是與聲色臭味之欲渾然並出於天性於此不截之分明則無以究其說旣截之分明則性中若有二物矣何以明其爲性

之全體而非合二者以爲體曰凡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皆有心心者耳目百體之靈之所會歸也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曾子曰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鄭康成注禮云耳目之聰明爲魄蓋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臭口之能味魄之爲也所謂靈也陰主受者也心之志慮不窮於用魂之爲也所謂神也陽主施者也主施者斷主受者聽故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心之官則思是思者心之能也春秋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魄屬陰之精氣魂屬陽之精氣而合言之曰心之精爽者耳目百體統於心無一時一事不相貫也精爽有藏隔

而不通之時及其無蔽隔無弗通乃以神明稱之凡血氣之屬皆有精爽其心之精爽鉅細不同如火光之照物光小者其照也近所照者不謬也所不照斯疑謬承之不謬之謂得理其光大者其照也遠得理多而失理少且不特遠近而已光之及又有明闇故於物有察有不察察者盡其實不察斯疑謬承之同乎不照疑謬之謂失理失理者限於質之昧所謂愚也惟學可以增益其不足而進於智益之不已至乎其極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則聖人矣聖人神明之盛也其於事靡不得理故理義非他所照所察者之當否也何以得其當否心之神明也人之異於禽獸者雖同有精

爽而人能進於神明也理義豈別若一物求之所照所察之外而人之精爽能進於神明豈求諸氣稟之外哉

問論語稱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此不待習而相遠者豈下愚亦可槩目之曰性善與曰生而下愚其人非無精爽也精爽幾與物等雖與言理義而又自絶於學然苟畏威懷惠一旦觸於所畏所懷之人啟其心而憬然覺悟往往有之苟悔而從善則非下愚矣加之以學則進於智矣以不移定為下愚又往往在知善而不為知不善而為之者故曰不移不曰不可移雖古今不乏下愚而其精爽幾與物等者亦究異於物無不可移也

問孟子時因告子諸人紛紛各立異說故以性善斷之孔子但言相近意在於警人愼習非因論性而發故不必直斷曰善與曰惡聖賢之言至易知也如古今之常語凡指斥下愚者矢口言之每曰此無人性稍舉其善端則曰此猶有人性以人性爲善稱是不言性者其言皆協於孟子而言性轉穿鑿失之無人性卽所謂人見其禽獸也有人性卽相近也善也論語言相近正見無有不善若不善與善相反其遠已相絕何近之有分明性與習正見習然後有不善而不可以不善歸性凡得養失養及陷溺梏亡咸屬於習至下愚之不移則生而蔽錮其明善也難而流爲惡也易究之

非不可移則同乎人者固也

問孟子言性舉仁義禮智四端與孔子舉人之智愚有異乎曰人之相去遠近明昧其大較也學則就其昧焉者牖之明而已矣人雖有智有愚大致相近而智愚之甚遠者蓋尠智愚者遠近等差殊科而非相反善惡則相反之名非遠近之名知人之成性其不齊在智愚亦可知任其愚而不學不思乃流爲惡愚非惡也性無有不善明矣舉智而不及仁義禮者智於天地人物事爲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則仁義禮有一不協可謂不易之則哉發明孔子之道者孟子也無異也

緒言下

問荀子之所謂性亦孟子之所謂性孟子知性之全體其餘皆不知性之全體故惟孟子與孔子合其餘皆不合然指爲性者實古今所同謂之性至告子所謂性一似荀子言性惡一似揚子言善惡混一似釋氏言作用是性今以荀揚不與釋氏同則告子不得而與荀揚同矣豈獨與釋氏所謂性相似與曰然老聃莊周之書其所貴焉者咸此也杞柳湍水之喻胥是物也其視仁義視善不善歸之有思有爲以後事而其保此性也主於無思無爲即釋氏所云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是也實一說而非有三說

問告子釋氏指何者爲性曰神氣形色聖賢一視之修其身期於言行無差謬而已矣故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老聃莊周告子釋氏其立說似參差大致皆起於自私皆以自然爲宗彼視一身之中具形氣以生而神爲之主宰因貴此神爲形氣之本究之神與氣不可以相離故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其言乎天地間也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從此而分陰陽一生二也陰陽與此而三二生三也言乎人物三者咸具陰也陽也冲氣以爲和卽主宰之者也神也彼見於氣可言有神存乎其有而不可謂有又不可謂無然不

離氣者也故曰冲氣上之原於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之道不離氣而別于氣故曰道之爲物爲恍爲忽忽兮恍兮其中有像恍兮忽兮其中有物莊子言神之主宰於身則曰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朕曰其有眞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損益乎其眞繼之曰一受其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言此神受形而生則不去以待形化而有血氣乃有情欲皆足以戕之趨於速斃也又曰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言求諸外者徒勞其神者也又曰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之大哀乎言人壽

有修短雖不死之日不知保此神至與形俱敝也釋氏人死爲鬼鬼復爲人之說與莊子此條同老氏言長生久視釋氏言不生不滅語似異而以死爲反其眞視形體爲假合從而空之不過恐害其神之自然指歸不異也

告子同于釋氏以神識爲性則釋氏謂之日眞空謂之用作用謂眞空則能相衆有而應變謂即此識情便是眞空妙智謂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眞空空而不無即成妙有故言空是性又言作用是性釋氏書中問如何是佛曰見性爲佛如何是性曰作用爲性如何是作用曰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臭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法不識喚作精魂此皆生之謂性之說也固無取乎善惡之分其頓然道破處如云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即告子性無善無不善宗旨後世禪家不道破不思善而渾其語如傳燈錄云飢來喫飯困來眠即老子所云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彼係[illegible]

即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即老子所謂致虛極守靜篤即數而行之也致虛未極守靜未篤思或作起乃若存若亡也佩食附服閒之即可大笑其說大都于認本來面目此外一切空之便妙用無方故日不笑不足以為道老聃莊周告子釋氏立言不同而同出一轍是

如宋時如陸子靜揚敬仲及明王文成諸人其言論皆如此子靜之言曰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何有欠闕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溫柔時自然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又曰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又曰讀書不必窮索敬仲之言曰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嘗鼻能臭所以能嘗能臭者何物手能運用足能步趨心能思慮所以能運用步趨思慮者何物王文成曰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又曰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以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為非也明鏡之應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眞即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無所住處又曰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

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又曰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体段功夫大畧相似在老聃莊周告子直據已見而已故告子言無善無不善言無分於善不善言義外後人因孟子嘗辨之則以此爲善已無可復加爲仁義禮智皆備且所稱者出中庸大學孟子之書學者不可不辨別也

問邵子云神無方而性有質又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又云人之神卽天地之神合其言之觀所謂道者指天地之神無方也所謂性者指人之神有質也此老聃莊周告子釋氏之所謂性而邵子亦言之何也曰邵子之學深得於老莊其書未嘗自諱

以心爲性之郛郭謂人之神宅此郛郭之中也朱子於其指神爲道指神爲性者皆轉而以理當之邵子之書又曰道與一神之强名也幾以道爲不足當神之稱矣其書又曰神統於心氣統於腎形統於首形氣交而神主乎其中三才之道也此以神周乎一身而宅於心爲之統會也又曰氣則養性性則乘氣故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動也此則道家養之說指神之炯炯而不昧者爲性氣之絪緼而不息者爲命神乘乎氣而資氣以養也

問張子云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別性於知覺與程子言性卽理也其指

歸同然則合虛與氣者謂氣化生人生物而理在氣質之中乃名性也顧器之云、仁義禮智者義理之性也、知覺運動者氣禀之性也、有義理之性而無氣質之性、則理義必無附著、有氣質之性、而無義理之性、則無異于枯死之物、故有義理以行乎血氣之中、有血氣以受義理之依、合虛與氣而性全、以虛指理古聖賢未嘗有是稱與釋氏所言定是性何以異曰釋氏言空是性者指神之本體又言作用是性則指神在氣質之中而能知覺運動也張子云神者太虛妙應之目是其所謂虛亦未嘗不以爲神之本體而又曰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釋氏有見於自然故以神爲已足張子有見於必然故不徒曰神而曰神而有常此其所見近於孔孟而異於釋氏也然求之理不得就陰陽不測

之神以言理因以是爲性之本源而曰氣化生人生物曰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則其言合虛與氣虛指神而有常氣指游氣紛擾乃雜乎老釋之見未得性之實體也惟由氣化有道之名一語得天道之實體又曰神天德化天道道以化言是也德以神言非也彼釋氏自貴其神亦以爲足乎天德矣張子之書又有之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聖人復起不易斯言以人物驗之耳目百體會歸於心心者合一不測之神也邵子言形可分神不可分其說亦得之體驗如耳目鼻口之官是形可分也而統攝於心是神不可分也後儒言理由於不知理要

其後非原其先就陰陽有陰陽不易之則就人物事爲有人物事爲之則以孔子言有物必有則者轉而言有則始有物且以理與氣渾淪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故其言理也求其物不得往往取於老聃莊周釋氏所謂神者以爲言欲超乎陰陽氣化之上而併陰陽氣化所見胥失之粗夫天地間有陰陽斯有人物於其推行謂之化於其合一謂之神天道之自然也於其分用爲耳目百體於其合一則爲心生物之自然也是故化其事也神其能也事能俱無憾天地之德也人之血氣本乎化人之心知配乎神血氣心知無失配乎天地之德無憾無失夫是之謂理而已矣由化以知

神由化與神以知德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以性耑屬之神則目形體爲幻合以性專屬之理則謂纔說性時已不是性皆二本故也

問朱子云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故其於達道五舉孟子所言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寔之又答呂子約云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也是數者各有當然之理即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冲漠無朕者也如是言道故於易稱一陰一陽中庸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皆似道

未備然孟子明云教以人倫則親義序別信宜屬之修道之教後儒求天命二字太過以理當之求性字太過專屬之理求道字太過又以日用事物當行之理始可云道而於脩道不可通以脩爲品節之而已至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脩道與脩身並言兩脩字不得有異但曰能仁其身而不遺解親修道之文性字道字不得緊就理言亦可見旣曰率性之謂道又曰修道以仁如後儒之說率其人之性率其義之性豈可通哉又脩道期於無差謬宜重在智而言以仁行之乃力於身宜重在仁而先言智中庸前後其條貫可言與日言身本道德賅備之身而身往往不能盡道言性本

全夫仁義禮智之性而孟子以前言性往往不及仁義禮智易曰成之者性也承一陰一陽之謂道言人物本之各成其性云爾論語曰性相近也因習之至於相遠言其性本相近云爾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即記所云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言分於氣化以成性云爾人物之血氣以類滋生各稟受於天言其稟受之殊曰性因是而日用事爲皆由性起故云率性之謂道身之動應無非道也故云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可如體物而不可遺之可無頃刻可必其不動應故雖無事時亦如有事之戒愼恐懼而不敢肆事至庶幾少差謬也道即日用飲食之事自身而周於身之親

大致不出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五者畧言之則曰親曰賢舉二以該乎五修身以道言以道貫責諸身也道之責諸身往往易致差謬修道以仁言以協乎仁協乎義協乎禮爲道之準則也曰以仁者畧辭故下節詳擧之三者咸得然後於道無憾率性之謂道在一身則一身之事也道也道於人則周夫身之事也道也一身之事本天性之自然未見其是非得失也周夫身之事亦天性之自然而是非得失不可窮詰矣故修身以道舉親賢言之而得失始見脩道期於無差謬固宜重在 智而修身以道本責其行也是以首言仁加以義加以禮而脩之實備矣行達道乃力諸身固宜重在仁

行之差謬不能知之徒自期於心無愧若其人忠信而不好學往往多出乎此亦害道之大者是以首言智仁義禮可以大共之理言智仁勇之爲達德必就其人之根於心者言大共之理所以衡論天下之事使之協於中止於至善也有根於心之德斯有以通夫大共之理而德之在已可自少而加多以底於聖人則其通夫大共之理者亦有淺深精粗之不同仁義禮之仁以理言智仁勇之仁以德言其寔一也以理言舉禮義而不及智非遺智也明乎禮義卽智也以德言舉智而不及義禮非遺義禮也智所以知義理也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此更加之以禮親親尊賢盡人

道之大矣辨其等殺而始詳古今惟聖人全乎智仁全乎智仁則德靡不該矣而此更言夫勇蓋德之所以成也凡天下之人身之所接莫重於親莫重於賢而天定者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五者也以此爲形而下爲萬象紛羅不謂之道是顯指中庸天下之達道五而背之別求諸冲漠無朕惟老釋謂萬物爲幻謂空妙爲眞則然奈何以老釋之言衡量易與中庸之言而粗視陰陽粗視君臣父子哉彼之棄人倫而不顧率天下之人同於禽獸者由不知此爲達道也

問宋儒以理爲生物之本雖謂理氣渾淪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

是求其物不得老聃莊周告子釋氏之言夫性則確有指是不過區別於形氣之中言其主之者耳曰形曰氣曰神三者求之一身儼然如三物凡血氣之屬未有或闕者也荀子謂性者天之所就雖專屬形氣之自然其亦必不遺天神而以爲非天之就也其稱性惡殆兼乎此以伸其重學崇禮義之說何以論荀子則曰不知性之全體而已是古今所同謂之性論告子釋氏則斷爲異說何也曰性者分於陰陽五行品物區以別焉各爲之本始統其所有之事所具之能而靡不全者也易言成之者性是也其一身中分而言之曰形曰氣曰神三者材也易言精氣爲物是也心爲形君

耳目鼻口者氣融而靈心者氣通而神告子貴其神而不知性者也其不動心神定而一無責焉之爲不動也神可以主宰樞紐言性可以根柢言由其成性也殊則其材質亦殊成其性斯爲是材材可以純駁清濁言此皆指其實體之名也知可以精粗淺深言思可以敏鈍得失言皆根於性而存乎神者也指其實事之名也理譬之中規中矩也稱其純美精好之名也實體實事罔非自然而歸於必然天地人物事爲之理得矣自然之極則是謂理老聃莊周告子釋氏以自然爲宗不知性之區別而徒貴其神去其情欲之能害是者即以爲已足與聖賢之由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以

求牖於明者異是是故斷之爲異說不得同於荀子也

問周子通書有云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哉此與老氏爲道日損釋氏六用不行直空妙智之說陸子靜言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此心心皆具是理王文成言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者立言不殊後儒於周子則以爲切要之旨莫敢違議於老釋陸王則非之何也曰周子之學得於老氏者深而其言渾然與孔孟相比附後儒莫能辨也朱子以周子爲二程子所師故信之篤考其實

固不然程叔子撰明道先生行狀言自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然後得之其不得於周子明矣且直字之曰周茂叔其未嘗師事亦明矣見周茂叔後乃出入於老釋張橫渠亦訪諸釋老之書累年朱子年四十以前猶馳心空妙葢雖能終覺釋老之非而受其蔽往往出於不覺者亦不少周子論學聖人主於無欲王文成論致知主於良知之體皆以老釋廢學之意論學害之大者也

問神爲形氣之主宰莊子謂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釋氏人死

爲鬼鬼復爲人之說同此在古人制祭祀之禮以人道事鬼神而仍稱鬼猶求食及伯有爲厲又宇宙間恠見不一或此人之生易以他人死者之魂而復生或此人之生自知其所托生愚夫婦亦往往耳聞目見不得不惑於釋氏象教而言仙者又能盜氣於天地之間使其神離血氣之體以爲有故其言性也卽神之炯炯而不昧者其言命也卽氣之絪縕而不息者有所指寔也如是老聃莊周告子釋氏靜以會乎一身見莫貴於此莫先於此今以形氣神統謂之材而曰性可以根柢言神可以主宰樞紐言不以神先形氣何也曰孔子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

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人物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成是性斯爲是材以生可以原始而知也形敝氣散而死可以反終而知也其生也精氣之融以有形體凡血氣之屬有生則能運動能運動則能知覺知覺者其精氣之秀也是謂神靈左氏春秋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魂魄非他其精氣之能知能覺運動也至於形敝而精氣猶凝是謂游魂言乎離血氣之體也精氣爲物者氣之精而形凝品物流形之常也游魂爲變魂之游而存其後之有敝有未敝也變則不可窮詰矣彼有見於游魂爲變而主其一偏昧其大常遂以其能盇天地生生之機者爲已之本體非聖人不

矧不言獨彼能頓悟得之也彼之以神先形氣者聖人所謂游魂爲變中之一端耳

問朱儒以理藏於心之內而爲性與老聃莊周釋氏以神居於心之內而爲性相似朱子又謂心爲神明之舍朱子云理無心則無著處又云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人心亦然只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推廣得來蓋天蓋地莫不由此此所以爲人心之妙與理在人心是之謂性心之神之舍爲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天而具于心者所謂神明即老莊釋氏目之爲性者矣其於理與神明何以別曰朱子所謂神明之舍者非謂以心爲舍神明居之也神明即指心而言以神明之心甚虛天下之理咸具於中爲性而心特其舍耳對性言之故謂之舍然非空空

無知故稱爲神明之舍宋儒於性與心視之爲二猶荀子於禮義與性視之爲二也荀子以禮義爲聖人之教常人必奉之以變化其性宋儒以性專屬之理人稟氣而生之後此理隨人氣質中往往爲氣質所壞如水之源清流而遇汚不能不濁非水本濁地則然耳必奉理以變化氣質使復其初如澄之而清乃還其原初水也荀子之所謂禮義即宋儒之所謂理荀子之所謂性即宋儒之所謂氣質如宋儒之說惟聖人氣質純粹以下即寔美者亦不能無惡荀子謂必待學以變化此性與宋儒必待學以變化氣質無二指也但荀子指爲待學以變化者仍其性之本然名宋儒因孟

子論性善於是學者今來如孔子言成之者性言性相近孟子言忍性言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各不同悉目之曰此氣質之性待變化者也荀子推崇禮義直歸之聖人而宋儒因孟子道性善於是謂理爲生物之本使之別於氣質曰惟此無不善也試問以理爲我乎以氣質爲我乎設以理爲我以氣質爲理所寓於其中是外氣質也如老聃莊周釋氏之耑以神爲我形骸屬假合是也設以氣質爲我以理爲氣質所受是外理也如荀子以禮義屬聖人之教是也二者皆我則不得謂純乎善者一我雜乎不善者又一我矣苟非兩我則不得一譬之水一譬之地矣況天下古今之君

子小人未有非以血氣心知爲我者也小人狥我而悖理君子重我而循理悖理者亦自知其非也是性無有不善也長惡遂非故性雖善不乏小人循理者非別有一事曰此之謂理與飲食男女之發乎情欲者分而爲二也即此飲食男女其行之而是爲循理行之而非爲悖理而已矣此理生於心知之明宋儒視之爲一物曰不離乎氣質而亦不雜乎氣質於是不得不與心知血氣分而爲二尊理而以心爲之舍究其歸雖以性名之不過因孟子之言從而爲之說耳寔外之也以爲天與之視荀子以爲聖與之言不同而二之則同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荀子以禮義與性爲二本宋儒

以理與氣質爲二本老聃莊周釋氏以神與形體爲二本然而荀子推崇禮義宋儒推崇理於聖人之教不害也不知性耳老聃莊周釋氏守己自足不惟不知性而已實害聖人之教者也

問凡讀書窮理此理之得於古賢聖者與理之得於天者非皆藏於心與曰否人之血氣心知本乎天者也性也如血氣資飲食以養其化也卽爲我之血氣非復所飲食之物矣心知之資於問學其自得之也卽爲我之心知以血氣言昔者弱而今者強是血氣之得其養也以心知言昔者狹小而今也廣大昔者闇昧而今明察是心知之得其養也故人之血氣心知本乎天者不齊得養不

得養則至於大異人之問學猶飲食則貴其化不貴其不化記問之學食而不化也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化而爲我之心知也大致善識善記各如其質昔人云魂强善識魄强善記凡資於外以養者皆由於耳目鼻口而魄强則能記憶此屬之魄者存之已爾至於無取乎記憶問學所得非心受之而已乃化而爲我之心知我之心知極而至乎聖人之神明矣神明者猶然心也非心自心而理藏於中之謂也心自心而理藏於中以之言學尚爲物而不化之學況以之言性乎

問春秋傳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而後生屈原賦

天問篇曰陰陽三合何本何化所謂陰陽者指男女而言所謂天者別而言之豈即如老莊釋氏以吾之神得於天而受形以生者與抑如宋儒以吾之理得於天而存於氣質中者與曰否人物之初何嘗非天之陰陽絪緼凝成及氣類滋生以後昆蟲之微猶有絪緼而生者至人禽之大則獨天不生矣然男女之生生不窮以內之生氣通乎外之生氣人在生氣之中如魚在水之中其生也何莫非天天之陰陽父母之陰陽同爲化氣自然而不可分也此之謂三合而後生

問程叔子撰明道先生行狀云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

年返求諸六經然後得之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范文正公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返而求之六經朱子語類廖得明錄癸巳所問云先生言二三年前見得此事尚鶻突爲他佛說所相似近年來方看得分曉陳把孫子問十問對朱子答汪尚書書云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乎前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純有諸己然欲復求

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考朱子棄禪學在十五六時年二十四見李愿教以看聖賢言語而其後十餘年有荅何京叔二書意見乃與釋氏不殊信彼爲有寔得此爲支離反用聖賢言語指其所得於釋氏者朱子荅何京叔書云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誤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論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返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又一書云今年不謂飢歉至此夏初所至洶洶遂爲縣中委以賑糶之役百方區處僅得無事博觀之敝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少有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

處有下工夫處乃知目前自誑誑人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著爛泥言語全無交涉幸于日間察之如此則知仁矣及五十
內外所見漸定不惑於釋氏合觀程子張子朱子皆先入於釋老
亦可知老與釋之易惑人矣究之能覺寤其非何也曰三君子皆
志聖賢之志者也其學本夫求是之心故於此於彼期在自得不
在虛名考諸六經茫然不得性道之寔體則必求之彼矣求之彼
而其言道言性確有指寔且言夫體用一致也似神能靡不周如說
法門法界淨智妙圓體自空寂故朱子嘗馳心空妙冀得之以為衡鑒事物之本
極其致所謂明心見性不過六用不行彼所以還其神之本體者
即本體得矣以為如此便是無欠闕矣寔動輒差謬在彼以自然

爲宗本不論差謬與否而三君子求是之心久之亦知其不可恃以衡鑒事物故終能覺寤其非也夫人之異於禽獸者人能明於必然禽獸各順其自然也孔孟之異於老聃莊周告子釋氏者自志學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皆見乎天地人物事爲有不易之則之爲必然而博文約禮以漸致其功彼謂致虛極守靜篤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至於道法自然無以復加矣孟子而後惟荀子見於禮義爲必然見於不可徒任自然而不知禮義即自然之極則宋儒亦見於理爲必然而以理爲太極爲生陽生陰之本爲不離陰陽仍不雜於陰陽指其在人物爲性爲不離氣質仍不

雜乎氣質蓋以必然非自然之極則而已寔自然之主宰樞紐根柢一似理亦同乎老聃莊周告子釋氏所指者之生天地陰陽之於人物爲本來面目朱子之辨釋氏也曰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在老釋就一身分言之有形氣有神識而以神識爲本溯而上之以神爲有天地之本遂求諸無形無象者爲寔有而視有形有象爲幻在宋儒以形氣神識同爲己之私而理得於天溯而上之於理氣截之分明以理當其無形無象之寔有而視有形有象爲粗於是就其言轉之以言夫理尊理而重學遠於老聃莊周告子釋氏矣然以彼例此而不協乎此轉指孔

孟所謂道者非道所謂性者非性增一恍忽不可知之主宰樞紐根柢因視氣曰空氣視心曰性之郛郭是彼奉一自然者之神居此空氣之上郛郭之中此奉一必然之理在此空氣之上郛郭之中也

問後儒所謂太極似老氏之所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朱子以太極生陰陽爲理生氣陰陽既生太極在其中理復在氣之內人物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亦似老氏所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朱子以道即理之謂而於理氣截之分明於是言先後言主宰樞紐根柢儼然如一物亦似老氏謂道之爲物惟

恍惟忽於恍忽不可名狀中而有像有物又太極圖說言主靜注云無欲故靜通書言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似釋氏謂六用不行即本性自見何彼此相似如是至常惺惺則直舉釋氏之言爲用功之要今以太極兩儀在孔子贊易之本指非如後宋儒之云以曰道曰性爲指其寬體之名以期於無失之謂理乃稱其純美精好之名亦非如後儒之云然則宋儒明知老聃莊周告子釋氏之非而及其言之又不合於孔孟而轉與彼相似何也曰孔子之後異說紛起能發明孔子之道者孟子也卓然異於老聃莊周告子而爲聖人之徒者荀子也釋氏之說盛行才質過人者無不

受其惑能卓然知宗信孟子而折彼爲非者韓子也嘗求之老釋能卓然覺寤其非者程子張子朱子也然先入於彼故其言道爲氣之主宰樞紐如彼以神爲氣之主宰樞紐也以理能生氣如彼以神能生氣也以理墮在形氣之中變化氣質則復其初如彼以神受形氣而生不以形氣物欲累之則復其初也皆改其所指爲神識者以指理故言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豈聖賢之言哉天地之初理生氣豈其然哉